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三

元　郝經　撰

書

請舅氏許道士出圜堵書

七月二十有五日外孫郝經謹拜書舅氏巾几走天兵南下晉臂不舉用蕩析我母家諸父諸兄是用不集保命于四國訖今四十餘年泯泯也上天降衷俾我舅氏

之子居於祁陽越十祀始獲拜聚抃踊曲百何樂如之雖然於經也復有甚不樂者焉舅氏之子嘗隕涕而謂經曰我姑在此我父在彼焉得一會面以道前日之事耶經再拜而問之故曰我父以不羈之姿肆志於輕世窘於天步之艱迫於勢利之厄於是放心遺形吸孤風抱明月耿耿自若而逃山林放滄海耳妻孥親友一遺于世我是用不獲為子者三十年子曷為我致之經曰噫有是哉斯葢過於用智致遠而泥者也然至誠貫天

地可以動日星開金石況於人乎經敢不罄悃赤飭鄙隘以盡親親之義乎其是是也其非是也可則行否則輟實在舅氏之所圖耳經於何有夫道至易而求之者以難至邇而求之者以邈至同而求之者以異故雖越藩墻穿穴隙窮高極遠卒溺於異端而終無所獲矣寂然不動物潛於極感而遂通極蘊於物本其理以動者天也成其形而靜者地也純於天地之間者為人雜於天地之間者為物隱極之先見極之後合天地之幾通

人物之理消長盈虛變化云為純純而不已者為道若是其甚易邇而同也故人禀天地之精備萬物之理其性則精實至善而主靜其中則有仁義禮智之四端神舍於體用之間幾潛於動靜之始思慮未發而天已知言行未終而人已見充之則即孝悌可以盡性命即修身可以治天下謹於存養之漸慎於操舍之微由之而行無不利亦以見其易反諸吾身而不有闕亦以見其邇參諸天地質諸鬼神而不違亦以見其同是故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所守一道未嘗以為難遠而不同也彼或紐於血氣蔽於物欲故有輕世之心甘志而溺物助長而揠苗游思横起不知精明之所舍馳突搏躍以喪其良心昧其明德内焉而無主足為物誘而致疑故疑於難者曰天地萬物君臣父子重為我累曷若吾默於虚静而有所知覺閟於空明而皆使寂滅以為極樂乎是以違上而遺下得内而忘外間斷僻陋無所連屬及欲革其蔽則立偽教以利死生設因緣以引物卻殺身

以濟衆而不知聖人明德新民之教此西方見性之說大覺之教所由起愈易而愈難也疑於遠者曰血肉相愚機穽相覆勢利相逐曷若吾挈先天之器以遺于時絕蹤遐游杳然為期謂吾本無曷滯於斯使之如槁木吾心本虛曷用於斯使之如死灰是以絕物棄世悖天生物之仁無父無君悖人處世之義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既未能退藏于密而又不能齊戒與民同患此老莊之徒語命談天揭觧矯辯不知聖

人欲無言之理强作形骸虚怪恍惚幽深玄妙之説所由作愈近而愈遠也疑於異者曰人心如面姸醜不同曷若驅之以律而一之以刑即無異矣是以絶天倫敗骨肉同胞之民以膏鈇鉞未遠聖人端拱之化雍雍顥顥仁壽隲民而剽慘之刑刻薄之法所由興愈同而愈異也故申商之法行於秦而秦滅老莊之教盛於晉而晉衰西方之教興於梁而梁亡故疑吾道之難者卒入於佛疑吾道之遠者卒入于老疑吾道之異者卒入於

申韓使肆人欲滅天理微言絶而異端横先聖人之正道王者之大經曠百祀而不收吾民無辜使之服左衽而言朱離由是而言佛老申韓之為害若是其昭晰也然而遂行於世倡揭號呼鼔震而風蕩莫之敢何者何也高明之士用智之過溺而不返也周道衰孔子没三代之俗日削月朘佛老乘隙而入申韓繼踵而作申韓之害也外是以止於滅秦而已佛老之害也内故能為千萬世之惑愈高明之士愈在其中人性善佛即説善

人性靜佛即說靜人心虛老即說虛人欲大莊即說大其似是而非非聰明睿知豪傑之士其孰能辨之哉昔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溢孟門之上伯鯀障之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大禹疏通之使由地中行九州以敉四方以平葢鯀拂其性而用智之過也禹能順其性以道之爾夫高明者處心遠大欲直趨高明之域曾不知在躬之德神鬼人天高明之道盡矣乃矯矯俍俍疊出私智見吾聖人之書聞吾聖人之教若聆風吮壤然

則反以為迂而皤然他求矣一旦見二氏之書乃如此是以耳目忽廢天之與我者萬物之備我者皆亡也雖翳於草莽而卒無悔焉爾嗚呼好高明而非其道則入于狂肆矣好齊肅而非其道則局于血氣矣好孤絶而非其道則入于譎誕矣欲無心者愈有心欲無為者愈有為則用智之過也顧不大歟雖然苟知其非反身而觀乎氣而待察天理辨人欲視可否使舊染之汙脱然而盡向之良心可以與向之明德可以明矣孔子曰顔

氏之子其殆庶乎知不善而未之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今舅氏誠能即不肖經之語辨異端之害求大禹之智顏子之行詩易之文庶毋裕親舊緝熙宗祀使天下知許氏之有人矣不然煢煢之身陷於不義使孝子不得盡事親之禮以忍人之心自為計不亦過乎一旦宛然而長歸譴者誰歟慕者誰歟其為天下之棄人也必矣雖然高明之人豈亦至於此乎經不佞輒以鄙辭相

瀆獲罪多矣經載拜（舅氏許德懐壬辰之亂棄家為道士於長垣生死圏者七年矣其子國昌齋是書隔墻投之舅氏遂排墻以出從之歸父子如初）

答友人論文法書

經白書來恵問作文法度利病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發經之蒙覆動某之狂言哉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騷人作而辭

賦盛故西漢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説至李唐則韓柳氏為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温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翺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黄之論議則窮原極委

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有餘師矣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敢告也為文則固自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立而後文勢成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為技與求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為文自為之意也古之為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于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而自

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為法故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於胷中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秪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

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陽陰奇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後有襃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呂舒綴之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為大法使天下萬世知理之

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没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為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為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為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為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

志帥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為正輝光照耀炳烈燄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為明造微入妙探賾索隱極九地窮底裏以為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塵天地芥太極以為大龍驤虎步瞰眺八極登風雲厲威震以為雄躋攀倚拔窮原無上棄形器脫凡邇以為高莽蒼闊越混涵太樸鬱鴻荒全渾沌以為古震雷霆開昏塞節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呂以為聲通一元貫四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

化育以為氣挈矩布算撙節量度徑圍天地位置六合
規萬世以為格巍巍岸磊落欲顛欲立隳疊太華推移日
觀屹萬仞以為形敷布振迅欲斂欲溢排闢孟門疏鑿
灔澦決萬里以為勢為門為庭為堂為殿為樓為閣以
為間架為甲為乙為首為尾為腹為背以為鋪敘為閉
為錮為構為締為聯為屬為橐為籥以為關鍵為囷為
廩為庾為倉為筐為篚為褁為囊以為含蓄為坐為作
為進為退為折為還為舒為疾以為步驟為莊為嶽為

逵為軌為逵為路為縱為横以為馳騁為經為緯為端為緒為錯為綜為織為紝以為機杼鍊金鎔錫以為精龔石磨玉以為潔去陳剝爛以為新苴漏塞罅以為窣昭布森列以為博旁擦遠紹以為邃依違諱避以為婉紆餘曲折以為態容與平坦以為易遏塞險澀以為難澄湛静歙以為清激揚蹈厲以為節優游不迫以為暇頓放妥帖以為安建置强崛以為固鼎峙山立以為重持綱挈要以為簡填委充塞以為富穿徹沈著以為快

警策峻緊以為偉恣睢徜徉以為肆齊莊謹肅以為嚴
翦截裁制以為整超卓頓挫以為壯擁衛倚疊以為厚
脫暢便利以為通一唱三歎以為感剴切訐忤以為激
咀嚼雋永以為味深長奧衍以為趣音節中適以為和
抑揚起伏以為變瑰詭譎怪以為奇雕鏤無跡以為巧
成就而無作為順理而不生事以為化耳目口鼻四體
衣冠具不瘠不痺活而不死以為備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莫非自然以為神則法亦不可勝用我亦古之作者

亦可為百世師矣豈規規子子求人之法而後為之乎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

家而為人之法茍志於人之法而為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為法而不敢自為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為法而不敢自為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為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為之而自立其法彼為綺我為錦彼為榭我為觀彼為舟我為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

紛焉求人之法以為法玩物喪志闚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為狂為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為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當立諸已不當尼諸人不欲為作者則已欲為作者名家而如古之人舍是將安

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為復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某再拜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經白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闡明道學經自惟揣涼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負任且復有惑而未自信者焉敢復諸下執事嘗聞過庭之訓自六世祖某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又一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經男女夫婦

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然未嘗以道學為名焉爾夫聖人道之至也自宓犧神農黃帝至于堯舜氏道之全體著見以為斯人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增修制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至仲尼氏郁郁乎文洋洋乎盛道之大用極盡無餘載在方策以為後世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仲尼之門自顏曾子思至孟軻氏心傳口授無非聖人之道相與講明問答無非聖人之學道

學之名亦未有也逮夫戰國之末處士橫議各自名家曰儒曰道曰墨曰刑名曰縱橫道之全體始壞大用始分學者莫知適從吾聖人之學始自為儒家卒致焚戮之禍由漢以來六家九流三教諸子百氏蝟然雜出喪心惑世毒天下禍生人至于今而不已儒之名一立天下之亂不可勝窮矣矧今復立道學之名哉夫道之大兼天下之名而不自以為名一物一事自有一道自為一名分而言之皆事物之名也合而言之皆道之名也

故易為乾坤等六十四卦各自以為名太極天地為人與萬物各自以為名命性心為三綱五常百行萬事各自以為名無非道也於是曰易道神道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道為名而道之名自若也道祇一理爾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豈可特以為學而自為一家哉秦漢而下以吾士夫為儒家故方術之士以黃帝老子為道家以虛無為本大害夫道又豈可復以儒家又特謂之道學哉始宋濂溪周先生深於易學謹於操履志

夫三代之際作圖著書以述仲尼孟軻之志繼以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傳繼授受其學遂盛而康節邵先生推衍象數明伏犧先天之本末始有道學之名也及其徒欲神其說分宗別派謂之伊川之學康節之學伊洛之學引而自高揭然以道學為名謂一世之人皆不知道又謂漢唐諸儒皆不知道直以為仲尼孟軻復出論說蜂起黨與交攻投竄貶斥竟成宣政之亂秦韓當國遂謂之僞學又謂之姦學衣冠之禍古所未

有皆標置立名之激之也周邵程張之學固幾夫聖而造夫道矣然皆出於大聖大賢孔孟之書未有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傳者獨謂之道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不謂之道學皆非邪孟荀揚王韓歐蘇司馬之學不謂之道學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其禍學者猶未甚道學之名立禍天下後世深矣豈伊洛諸先生之罪哉僞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學始盛禍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徃徃以

道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

移諸生論書法書

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而不以為學是以無書法之說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皇頡製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而為之初無工拙之意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為篆又變大篆為小篆又變小篆為隸為楷為八分為行

為草為真行為行草為章草為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漢之隸法蔡中郎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繇繇沈鷙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鼎斬絶深險又變而為楷後世亦不可及楷草之法晉

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迹邈不可及為古今第一其後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藴矣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

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者亦不能揜有諸内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顔坡之忠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矣況於工乎先叔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顔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為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為秦篆漢隸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頡本意立筆創法脱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

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真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為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町飛動鼓舞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顔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隷秦篆皇頡之初書法始備矣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已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

得之於外非自得之於内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事紛拂天下之變客氣妄慮撲滅消弛澹然無欲翛然無為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為我我之為書悠然而化然後技入于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為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自高古閒暇恣睢徜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而不滯妥娜而不欹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煩揮灑而不狂頓擲而不妄

夭矯而不怪窅眇而不僻質樸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

羡而不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沈著痛快圓熟混成萬

象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

然而來浩浩然而逝邈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為得已雖

云一技而可以名家也諸君欲為之者試以吾言求之

經再拜

答高雄飛書

經拜手復書雄飛兄執鞭走前辱書示諄諄灌灌諭以

作文意其開示闡奥充斥原委淵如淮矯如嶽昭以粹如日星誠文人之大匠也顧經何以當之然以文自名非素志也生今二十有三年矣方其髫齔白駮也適天步之艱遭萬死之阨累係俘虜梗路南北烏知有誦書作文之事哉知有汲薪負擔耳厥後時奉杖屨于家君且聞搢紳先生之論文談道於是昧於一學既而悔之曰士生千古之下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耶於是求夫有用之學天地之所以覆載聖

賢之所以用心與吾身之所當為者而學之亦庶至其萬一也於世俗之不免者故一言半字時時而出之豈敢以文自名哉又豈以所棄者而復為所事哉然吾兄不以樸樕之才反覆勤厚千里致誠甚於面命銘佩之意永永不朽然未知他日之趨拜下風其許摳衣奉扃之一問乎二月五日陵川郝經載拜

陵川集卷二十三

陵川集卷二十四

元 郝經 撰

書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經頓首再拜啓日幸一拜得聞高誼望江漢之鷩瀾漸伊洛之餘波晉之鄙人庶幾終用楚材以為堂構造大成之室求仲尼之意然羽毛齒角其肯傾困倒廩而遂

畀之乎垂橐而入必梱載而後歸爾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荆楚蔓衍巴蜀蠭湧旁魄彌亘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復北矣葢天之道也於是近歳以來吳楚巴蜀之儒與其書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復入于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又為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

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而經牽制於時不能奉杖屨備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經自十有六始知為學今復十有餘年矣世之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强勉為之弗好也非六經孔孟之書弗讀也富貴利達紛華之事弗志也獨於性分之内求之甚力體察之甚熟究竟之甚專第恨諸儒之説相與雜亂使自信之弗篤也敢以為質乎夫道

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静焉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隂而性陽也命静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祇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説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静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則性之善詩書已言之矣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一隂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性之善孔子備言之矣於是孟子道性斷然以為善而不惑而以已天下萬世之惑也荀卿大儒也學孔子者也而謂之惡揚子雲大儒也學孔孟者也而謂之善惡混始惑于情而以氣質之稟受者為言於是大起天下後世之惑至于今而不已也至今先儒謂性非學者所急又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於是不言性縱或言之不過夫性習之說不辨夫理性與夫氣質之

別遂謂揚子雲之善惡混為最得又謂論性之差自孟子始孟子不當定名為善復談空說無入于老佛氏皆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又在荀揚之下矣是以人之有性不能自知自盡而至于命其說不可復聞矣自漢至唐八九百年得大儒韓子始以仁義為性復乎孔子孟子之言其原性一篇高出荀揚之上至其徒李翺為復性書反復於中庸大學之間以復乎曾子子思之言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自唐至

宋復四五百年得大儒周子邵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書明六經孔孟之旨接續不傳之妙論道論理論才論氣論質論情又備於韓子之書皆先儒所未道者又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由宋迄今朔南分裂復二百餘年矣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㐲然傳道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也又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性理問學之本也敢以書爲請不大鄙外以爲可教則幸教焉指其

要歸焉則幸甚矣經雖不佞亦敢為北方學者之倡使吾道復明于中國兼晉楚之富必不乾沒先生之材矣經再拜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今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有文章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祿其心組繡其辭質

日斵偽日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詬而羣議矣是以箝口重足而不敢言動焉日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騃置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鼠腹而既果然矣再日而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揭囊倒篋啟之以開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黙黙而

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鳥獸魚鼈屑屑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蜂蠆虺毒世之物也猶皆有

用也靈而為人學而為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之不分乃辦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焉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顚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皷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于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蓋自佛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

內輕而外重外重矣瞻乎其曜矣侈於物而衒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繅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哉天下之襲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為拯而藥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觀先生韓子辨

正統例還山斅學志洋洋灝灝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夭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夭閼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誚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

與撖彦舉論詩書

經白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

於句字而之風格故有可論者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為風雅故攄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江花野草風雲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依違而不正言愍睢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已而讀之者感歎激發始知已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為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刪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為詩

所以歌詠性情者祗見三百篇爾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静髙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顔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髙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黄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葢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沉鬱頓挫

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鏤織組之才有縱入横出之變有幽麗静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佚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為之哉先為辭藻茅塞思實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黄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

於是近世又儘為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為温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啍噪喧聒八句一絕競自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嚼拉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凰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虵神歛戢綺繡醉酒髙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鬬飣排比而以為工驁嚇喝喊而以為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

黄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足下之作不為不工不為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辭人之詩顧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秖讀李杜蘇黄盡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非復吳下阿蒙矣經再拜

答馮文伯書

十二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謹載拜復書于文伯幕府執事往歲車乘過保氣皁色瑩心咸意孚有古所謂氣焉

相許不待言而喻者近復領書所以責績于塵槁者甚厚諄諄灌灌所以劇厲于茅塞者甚切而明也抑其所謂俟時而動不至猖蹶於愚志固然而閉滯辟左有猶未達焉者其以經為有意於冐進耶抑又動作云為不時乎中形似乎安吾子得以窺之也經之問學疏蹈道淺失慮左見理未熟而鹵𦑜動不時乎中則有之矣其貪冐妄進枉尋直尺昧於一行倖於詭獲葢亦有之矣而反求之身殆未之見也孰不為動顧其幾何如也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可乘之幾而不動後時之悔無及也未見其幾而妄為之動惡足以為有志之士乎哉君子誦書學道砥節礪行其修己切其植身正固期有用而不與草木腐埃塵飛安忍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救也學而有用亦不脅肩諂笑于未同以求試乎用不以天民為己任而自私也夫有有用之學必有可乘之幾而後動進退雍容必有可觀巍巍堂堂必有可立其致君其裕民其行己其化令其傳後必有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焉而後起孔明抱膝長吟時人莫測昭烈三往焉而後應彼非敢以布衣偃然而傲萬乘也俟幾與時耳湯仁而漢義是可為之時也夏暴而魏簒是可乘之幾也於是奮然而起卒之乎有殷配天庸蜀繼漢閎肆尊顯莫之與京吾子所厭聞而飫道經亦所竊受教於君子者也經不佞雖不敢望其輝光而亦不至顚沛妄冒周章失措養之久而傾之亟遂以

失已而辱吾徒壅吾道虧喪聲實委斯文於地也經自十有六束髮學道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邉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經既治思有以奮然而復古也於是作古文不為流俗所為葢自孔子没異端作楊墨行而聖人之道衰二漢亡佛老盛而聖人之道絶文章工語言麗俗學騖而六經之義晦故忘其非陋斷然欲有以樹立揭世左馳而不顧僨仆百折

而不卹塞吾道之衝盤桓而不進饑寒迫於身而不恤
合則進否則止苟遂不合則將委世長往抱明月以孤
騫吸清風而高蹈續聖賢之墜緒傳之無窮亦不至於
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奈之何家君戴白而無菽水之
奉為子之職分未盡也二弟幼孱婚娶未畢為兄之義
未盡也為人子而事父未能為人兄而撫幼未能惡在
其為道也是以低肴俛首為人講讀餬其口於四方以
養老以畜幼以俟時之幾而不以為愧恥其自視猶愈

於抱關擊柝者也雖然不為威惕不為利疚不犯非禮不為不義以業自食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士信於知已非高明而敢為瞽言若是哉惟高明亮恕焉經載拜

上趙經畧書

月日陵川郝經謹齋沐載拜獻書于大行臺經畧相公閣下經自前歲八月到杞杞屬部内尤密邇京邑擬額地一拜而布衣疏逺天淵懸而海山隔進而止者屢矣

於是黙黙以思以為士雖貧賤而傳言之禮不可廢昔韓文公大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汲汲富貴躁舉妄進自輕而失已也士束髮學道期於有用豈坐視天民腐同草木噤不一鳴瘞九原而已乎故范仲淹有三年之喪而言事不已或者誚之曰此豈言事時耶仲淹曰士豈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意以為天與已者大已不敢私而小之也一身之戚小而天下之憂大也嫠憂宗周而不恤其緯矧於士乎哉

經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今幾二十年矣失道左見與時背馳亦自知其無用也身之弗修學之弗成親之弗能養家之弗能庇天下於我何有雖然遂欲自棄亦自不忍明天子賢王公在上區區之言可遂已矣今又以事將北轅去執事日益遠胷中之藴蓄者日益甚不避僭越捃摭芻蕘驤首振袂瞻望清光積年耿耿可勲數之前乎夫見天下之幾者能應天下之時撫幾應時而不失焉者能成天下之事業見其幾失其時事業弗立也

遇其時失其幾事業弗立也有其幾有其時非其人事業弗立也故豪傑龎艾而無幾與時雖瓌奇抱異瑰奇偉岸欲不待文王而興而知不可為即退而窮處與物無競亦不強為以速自斃姦宄鷙孽有幾有時不乘之以正應之以道侈然自肆卒錯天下於禍亂骩骳熟爛龍斷詭獲見其幾愉愉而弗乘遇其時苟且而弗應解弛舒緩不能固結人心痿痺國體銷鑠國勢卒之乎天下寖以滅亡幾乎時乎其惟人乎幾與時未嘗無由漢

唐以來千有餘歲有百年而一來者有五六十年而一來者有三四年而一來者有繼日㬝月叢會而疊來者惟人也不可知故有百年之治而復有百年之亂有五六十年之治復有五六十年之亂亂方弭而復興治方成而遽壞卒不善治生民不免於塗炭有志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國家光有天下四十餘年矣奮起北土奄有燕雲據建瓴之勢以强馭弱遂有河朔比之湯亳周豐高帝之漢中光武之河内不既大矣乎致治之幾

一來而弗乘也并西夏克遼東服齊魯定關中瞰陜窺洛張爲龍形蟠亘萬里析天下之脊扼天下之吭而撫其背稍霽威息民足以善治也致治之幾再來而弗乘也繼而蹂荆襄覆汴蔡滅金逼宋有天下十之八降壽春破襄陽舉漢中入成都俘西域形勢既定混一有期棄襟帶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二帝三王之墟而觀兵海外其小天下以爲不足治也歟既往之幾不可追已幾之來無窮因勢成幾如水之有源遇風而爲波也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後來者如先而未嘗絶也如或見之又可失之乎往歳天子踐阼廓清宇内更革弊政振舉綱維修明統紀收偽符命汰濫郵傳責已肆赦與天下更始舉燕雲之南界之執事湔濯舊汙解釋紛糾藥其瘡痍新其耳目不期月而報政致治之幾復來而又太弟開府都督諸軍天下翕然望治巖穴幽隱莫不彈冠振纓引領拭目將以窺太平之盛也徽車絡繹登崇俊良冠蓋弓旌相望於道則朝廷有意於斯民至厚

也可謂能乘致治之幾而應致治之時矣惜乎顧治之
速進人未盡其選而挾術射利誤蒼生之姦假王之命
成其詐謀天誘其衷隨舉輒敗不念朝廷用人愛民之
意欲欺天下而卒自欺跋胡疐尾頓躓狼籍宜矣雖然
致治之幾猶在也有如執事之雄剛正大挺不世之資
任天下之重斡斗極之運會開吾道之榛塞特立獨行
不流不倚挽回元氣春我諸華立志而行之以終用人
而加之以審收攬俊乂進用老成張本汴洛為天下倡

至治有期矣天下之士没蒿萊局塾隘有年矣苟遇明時孰不欲刮磨振厲以自効矧於執事嶷然而為之倡乎旭日始旦羣陰自伏震雷一驚勾萌盡達嗚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捨執事其將安歸撫幾應時執事之事也談王道議國政士夫之職也是以敢為是言而不忌也異日執事成天下之事業生民樂生雍雍皡皡經又何敢言哉鼓舞康衢謳吟聖世守太行之敝廬足所願矣瞽言滋蔓瀆浼高明惶懼惶懼經載拜

為家君請命書

維丙辰夏五月辛卯朔二十一日辛亥不孝男經等頓首拜手言惟天降監篤棐于有忱肆經敢誕籲于天時台郝宗殷庶胥罔顯惟曾伯王父及余王父浚源于茲文而大余宗本支肆羑亦罔顯于世天步惟艱厄于南河折于析崩又剡于兗殘幾具盡厥類大割余宗惟遺余孱父俾纘厥緒是天大造不敢不敬是亦天大賚不敢不應若斷菑孽覬于春有夏以考天惠肆逮余冲愚

以永以遂而天弗弔集疢厥躬恫鰥于厥中乃在牀笫如楚如刈弗克興以寤至于彌留若天斷厥命不宜俾遺以育俾墜厥宗具盡于南河既遺以育是天弗斷命乃有大造于余宗若稽考則亦宜引年俾考終命惟天有明命非台敢私于親越惟余父自時厥立適大艱于身乃奉王父涉于北河于厥喪復奉于宗瑩窆于戎兵逸于寇場罔敢逭死于佚以考其子義既金墜厥命俘于南河梗踣于邁饑饉喪亂跋涉流亡撫余及弟妹艱

闢百至以盡其父義四十有五年而無一日之燕惟天降監越經之年有斷以引父命畀余以終養余聞曰始於憂勤終于佚樂若弗引是憂勤以殄獨于余父敢罄究私昧以迓續父命惟天畀矜閔用宏生生

陵川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二十五

元 郝經 撰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傑鬨起於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

各萬焉鴆民者保家者聚而為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為己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為己業者又各萬焉侯則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勸學事師而已於是取衆人之所棄以為己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淮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焉始貯于室室則盈貯于堂

堂則溢乃作樓藏之樓既成盡以卷帙置其上而為之第別而為九六經則居上上尊經也傳注則居上中後傳也諸子則居上下經之餘也歷代史居中上亞六經也雜傳記居中中次史也諸儒史論居中下史之餘也先正文集及諸著述居下上經史之餘也百家衆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則居下中皆書之支流餘裔也其法書名畫則居下下藝成而下也櫛比鱗次高切星漢人之文與天文際私家之藏幾踰祕監故賈侯

之書甲天下方干戈壞亂經籍委地侯獨力為捆拾吾道頼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彼富貴者之樓管絃樽俎肴核几席登覽燕集之具充焉侯之樓則古聖今賢大經格言修身治世之典積焉時順天之治甞最諸道推為鉅公偉人而又樂賢下士切切於收覽遺書為志故天下之人益以此賢侯侯既貯書于樓謂其将佐曰昔蔡中郎書籍畀之王粲而粲卒名世今吾之書若是不有所畀適足以為蠹魚之食不免隨

檐之譏矣吾聞郝氏子經嗜書力學吾將畀之鞅掌之隙亦得竊聽焉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徹明者五年矣以書幣邀致其府於樓之側築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觀覽俟則時令講解一編輙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為書肆矣向吾之書貯於樓中今則貯子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子其摛光揭耀俾吾之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萬世之府也不然則亦蠹魚之穴墮檐之樓爾

子其勉之經再拜謝其不克負荷每為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盎缶不能購一經故每區區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為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數萬卷之多盡以畀雖侯之盛意豈非天邪如怠忽自棄以多書而不能如無書之初心業不能勤而卒無有成則非負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為學之義以為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云樓成於丙申之秋經之處侯之門則癸卯之冬文成之日

則甲辰之春也三月二十日門下士陵川郝經謹記

趙簡子廟記

滿城故隸易州金源氏以保州為燕都畿內節鎮升為順天軍故復為順天屬邑縣北有古城故縣也城之東闉獨高其上有廟廟有像其下大聚落曰城東居民以廟為簡子廟亦不知簡子為何神歲時祈賽雩告雨澤昭靈響荅以古廟圮侈易而新之請其辨其故而揭神之名按易州古燕南之境也古保州趙之北境也當七

國時趙為長城以限燕在易水之南今自遂城安肅亘出雄鄚之間長城猶呀侈緜絡而滿城在西山之阿長城之内則為趙地無疑而簡子則晉趙鞅也保州西北十里許曰廉梁有趙將廉頗廟去滿城三十里而近俱為趙臣廟于趙邊為有徵矣然而賢若文子雄若武靈王而不祀千六七百年獨簡子世祀于趙人何哉葢趙鞅首并邯鄲逐范中行氏遂成三晉則開國之主也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之遂為世祀至宋有

國趙之自出而宣祖則保州人其上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其族緒則布于涿易之間及與契丹疆白溝而保州宿重兵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為襟喉且雞距一畝二泉泛為溏濼以限突騎又為宋之重邊要害簡子之廟必崇為明祀載祀典矣故至于今而不廢也夫用物精多則寬魄強積千年之誠敬于其故土則其神必靈宜乎呵禁一方沛澤而禦禦厲况其常為霸國之政以為諸侯盟主長吳伐齊誅君側之惡乎其世祀也

宜哉居民父老請書之壁以告後之人使知神之為晉大夫趙簡子也故書年月日陵川郝經記

醉經記

譎誑詭幻邪辟醉乎異端而不自知者也快殘賊忍殺戮醉夫凶寘而不自知者也役趨走飾壬佞醉夫勢利而不自知者也汩聲色溺朝市醉乎物欲而不自知者也噫人知夫酒之醉人也又惡知其醉於此者哉蓋義理之不明性之不率而淪於嗜慾有所不知也人以血

氣而生豈無嗜慾特所嗜者之有差耳是以蔽于是而不知也欲知嗜慾之差免夫四者之患必先明義理以率性欲明義理以率性莫先乎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為言者也知義理之所醇嗜而醉之夫豈有差哉人受天地之中得至善之性其心之所同然者義理也苟蔽於物而惑於私則性之善者心之所同者皆亡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乃立教以修道布之方策使人人得以自新其衰我人也亦至矣則人可以

自暴自棄乎必當明聖人之經以踐其跡以求其心由仁義中正之道極純粹至善之理則知吾性之盡焉者止夫是理是理之盡焉者止夫是經惡得而不嗜哉亦猶嗜酒者之得酒也是以寤夜而思之篤信而守之造次而行之卒以脫嗜慾之私造正大高明之域見於用者則可致於民而格於天徵於色者則已睟於面而盎於背川魚雲鳥純純其天而浩浩其淵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又似夫嗜酒者之醉也雖然嗜酒而醉者愈醉

而愈迷嗜經而醉者愈醉而愈明與其醉酒而迷曷若醉經而明也然醉酒而迷者猶愈夫醉嗜慾之差者也嗜酒而醉夕醉而旦則醒矣醉夫嗜慾之差者雖老死而不能止又將害天下與來世也嗚呼自伏犧而下道在聖人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經今之人既不得聖人而親炙之幸得遺經於千載之後力求而深索已之本然之質至善之性猶懼其亡也又可陷於異端而恣於幽冥溺於勢利而惑於物欲乎故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經

之言作醉經記庶使自暴自棄者聞吾風聲收其放心全其良心亦有志乎堯舜其君民也乙巳秋八月記

鄰野堂記

野之處有二焉有窮於野而道於心者有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何以言之討幽而山阻深而泉翦茨而嶠以林繚垣而阿與磐而笑傲焉偃息焉鬱焉嬉焉而飲食焉進而獲覆行而獲尼抱道懷材而不遇藴德匵竒而肥遯者如是而可也是窮於野而道於心矣故詩曰潛雖

伏矣亦孔之昭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業以滋於身無德以先于行無材以用于世而據名山挾大川擅高腴之地鬼蜮其志而麋鹿其形徜徉磐薄以異於時以髙於天下以動於王公大人由是而言得非為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乎安在其為野處也故傳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余常以是自訟處野之道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以孝純張君之書示余云近卜居于故宮基構一室迥絶塵閧糞闢而開逕剗草而植卉雖

在燕城實有野處之趣故名其室曰鄰野言非野而鄰於野也吾子其志之余嘉其既不在野亦不在市既得其道而又得其趣也故附自訟之説以為記又為歌曰堂乎堂乎古則朝而今則野是孰為之必有致之者有顒張君器則青雲籍荃而佩蘭詩秋而酒春彼人翁翁兮朝埃而暮塵此堂寂兮而與野鄰又胡為乎生麟而死麢冬十有一月陵川郝經記

種德園記

伊人之生耨地耕天何種之多也而小焉者不能以之大惡焉者不能以之善偏汙弊窒者而不能以之備種乎此而遺乎彼種乎彼而遺乎此種焉者而不種不種焉者而種是以擾擾紛紛皆有所種而不知所以種也堂堂天地命吾民以懿德含弘光大無所不在有公明純愛之仁有制宰施為之義有别嫌疑辨上下之禮有照耀昭晰之智實而守之之信如是之大而如是之善也固宜於閭而屋漏之中顯而廟堂之上紛拂焉而淪

潰之日烜赫焉而權勢之時傾焉揭焉而顛沛流離之際雖一言一動一政一事皆灌漑封植而有以種之全天之所畀不芟刈藴崇忽而自暴也故或以之聖或以之賢或以之有國或以之有天下而昧者惑者則不知也方種卉木以取材種貨寳以取贏種黍稷以取食而不知有大者焉種掊克以取利種機穽以取獲種阿諛諂僞以取容姦宄回邪以取位甚焉者種嗜欲以喪身種驕淫以喪家種侈肆以喪國種崩析以喪天下而不

知有善馬者俾固有之德湮没茫昧漠乎葬于九泉泯焉而不聞也噫小而惡者已甚矣或者又翹私智尚德之名而無其實詭言飾行倖獲而僥利坐而堯都起而舜俞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惟人是悅而惟獲是務不能種之而反害焉其愈於小而惡者乎趙氏燕臙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别第繚園而卉木發闢館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啻宴樂有意乎推本之而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張本乎是園必推而

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搢紳先生皆有詩文以誦之丁未夏敬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為記僕亦冀夫種德之慶繁衍之盛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為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知夫種德之目故蔓衍而為是言

夏至日陵川郝經謹記

臨漪亭記

鷄水控常山而東穴保而入激為流疏為渠瀦為陂浸而為溪析而為塘臺樓亭觀雄列傑峙者歸如也别流

泝布由千戸喬侯之第園而出出而東則亭亭則侯之別第也面水者三右池而左洞屋重而廡列鱗淥漪然牓曰臨漪茂樹蔥鬱異卉芬蒨庚伏冠衣清風颼然迴不知暑澄瀾蕩漾簾戸疏越魚泳而鳥翔城市囂囂而得三湘七澤之樂可謂勝地矣歲丁未六月朔侯之仲子德玉者請余為記余曰火雲燎天山灰海沸而是亭之上觴豆濟濟李沉瓜浮琴間而奕危曳絺麈塵隱語談笑粲然而四列也樂乎哉有敵日横槊被甲而趨者

矣有負耒耜庤錢鎛揮汗而喘者矣翠波漪風緑隂鑠日蔗漿沉水玉榼金甖枕簟緗文侍兒發扇樂乎哉有負戴永途肩高足裂蚊蚋嘬肌者矣有窮閻局脊槁腸而枯腹者矣如是而可樂哉葢樂乎此不忘乎彼樂乎身不忘乎人政成而訟理事治而日暇燕兄弟以篤親親交朋友以講道業親賢下士以崇德譽已樂矣思吾民有未樂者已安矣思吾民有未安者其不負于此亭矣不然則其有負於此亭矣侯既没諸子堂堂皆有超

卓之望特立之姿盛大之業將張本于是亭故不辭而為之記

含元殿瓦硯記

器有定名有定象而亦有定用罍鼎不可以濟瀰舟楫不可以代烹矣欲傷而亟欲究定故也雲漢先生至自晉箧古硯以視形圓而理密氣阜而色瑩黝而光鬱而揚金聲而玉德雲腴凝如月魄黯如星芒突如露泣濡如非端非歙含元之廢瓦也廢瓦而為硯夫豈定哉瓦

之為名則定名也偃而枵窪而隆則定象也鱗夏屋甃
凌雨兜風冑露烜日溶月庇覆其人則定用也棟折榱
崩物化人去墁坼而壞與朽穢汙冗俱則定理也而友
文章朋典籍役玄顓巍乎几案間豈陶氏之所期與居
人之所望哉蓋質堅而工樸雖廢而不廢其用有不可
量者金錫之固其理熯火之煉其精日月之益其堅雨
露之養其潤愈遠而愈固如陰鑑之液如玉肥之秘泓
湛真緻而造夫神焉昔為之瓦今為之硯昔蔂露而今

藉襲之昔壓埋而礫並令麟獲而鳳見則似夫器化爐
南山之松瘉孤竹之管盡天下之變而終身墨墨焉則
又似夫尚玄也將淋漓元氣含弘四海寓先生之天趣
亘千古而不滅豈瓦之為用而已哉苟驫弊苦窳鈌裂
浸漏而反害于室瓦之為用而不足其能用於後乎嗚
呼器形而下者一定而必壞質堅而工樸則猶若是矧
人之官天地府萬物一受其成而無壞哉苟堅其質全
其樸如金錫之鍊而精如日月之並行而不息也不折

于逆蹂于亂歷夷險迭患難而不挫處富貴享榮映而不侈其得志其反古又非瓦之為硯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如殘其質散其樸飾壬佞而衒巧偽以徇于時以毒于世又豈瓦之得比哉姑書之以志夫觀硯之所激云丁未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為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

常之用也豈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忒盪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怪惚恍誕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輟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恤榮焉而悴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立身

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為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茲其所以為道而庸之所以為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説有反經合道之

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王田楊君春卿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心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嗜異不囁囁以徇俗不倀倀以惑衆不為太髙不為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欬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刳令喪亂百折之餘凋弊

之俗狃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内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君令如是其有所望矣戊申春三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記

皇極道院記

具乎形器之間者莫大乎天地莫衆乎萬物莫靈乎人渾淪龐錯並行而不悖豈偶然也各有其極為之主而制之者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如符節之有左契如

薪櫍之有要開闔變化根柢徧布無不在焉夫運日月
而不息播四時而不忒生長收藏而不墜主而制之者
天極也載泰華振河海殖庶類登百穀主而制之者地
極也眇天地為一物貫萬物為一理面目恍惚之象朕
合支離之數主而制之者太極也輔相太極之體裁成
太極之用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逆五行五事俾
之敘八政五紀俾之修敷五福而去六極置吾民于逸
樂躋吾民於仁壽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

也故天地萬物非太極不立太極非皇極不行由道以入形器則太極為至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為至焉生人之初皇極建而格之天再格之地又再格而得伏羲八卦以之畫又再格而得禹九疇以之叙殷周之際又再格而易洪範之書成是以萬世之極立而不朽也其法在乎書其理則根於人心之固有至于今而不少變也顧建而用之者何如耳趙君才卿以隱德見徵以隆儒興學進言以事親奉身求退朝廷推重賜號虚白處

士名所居曰皇極道院嗚呼皇極之不建也久矣天地失其位萬物失其所生人之被害也甚矣今以是而名其居其必有其實乎必將推心之極以為身之極推身之極以為居之極推居于鄉推鄉于國推國于天下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皇極之道建于世如是而後已國家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兆瑞於茲乎庚戌秋請余為記處士之事業築院之始末皇極之蘊奥有遺山之銘在故不書姑贅數語為之推本以為天下建極者

之倡云八月日陵川郝經記

休復亭記

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其言斬絶高壯似大而誇其意則懇切哀矜甚易而明也夫人之性無不善而萬物之理無不備並天地而為三貫太極而為一初無聖人賢人下愚之間也唯其氣禀之差嗜欲之誘或存或放或昧或復等而下之則有焉爾故性焉安焉不思不勉不待復而自全者則聖修焉習焉反躬克已而能復者

則賢自暴自棄湯焉忽焉不能復者則下愚也所以有堯舜有顔曾有桀跖天淵之懸陵谷之高下邈乎其不相及也雖然茍能復之循序以進不為威惕不為利疚省察收斂自下愚而可以至於賢自賢而可以至於聖遠者可邇而下者可髙也唯其弗為是以卒為下愚而不能聖也夫道復而已矣動極則静静極則動動静相根卒歸于静而道不窮焉理之復也一陰一陽為寒為暑寒暑相推無過不及卒歸于中而歲成焉氣之復

也榮茂壯稺老瘁衰死骨肉隂于土魂氣登于天卒復于本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形之復也故其始也理入于氣氣入于形而其終也形復于氣氣復于理天地萬物如環之無端惟人亦然生而静性之本也動而常静性之復也其動之幾心之體也動而不括心之復也與物相接情之用也應而不流情之復也故其始也性入于心心入于情而其終也情復于心心復于性宰制萬事收藏萬變亦如環之無端聖人謂生生之謂易而

於復之一畫曰見天地之心其語顔氏子也則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易也心也合而言之復也其義廣矣大矣之人也可自暴自棄忽而不復而使天下被其不仁矣乎嘗觀夫易乾坤二卦自誠明謂之性聖之事也不假修為而自復者也復無妄二卦自明誠謂之教聖之學賢者之事也修為而後能復者也不能復性當事於教欲事於教必假修為修身復之本也身修則性復雖不至於聖亦可至於賢而不為下愚也雖不能超

軼至於堯舜顔曾亦不至陷入於桀跖也是至易而至明也世莫有為之舉而行之者當復而不復可以為堯舜而不為悲夫賈君仲明先正左丞襄獻公之孫也令叅行臺幕以仁存心介然有守聲聞四馳藹如也癸丑春作亭于新居乃取復之六二休復名亭將於退食之暇思所以復者休復者復之休美者也欲盡復之休美夫豈易矣乎必好善而惡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而不妄則惡去而善復矣以仁易暴煦枯為榮以天地生

物為心以坤藏震生為法誠而不妄則殺去而仁行矣遏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劃窒塞而造於高明廓疏通而無使闇蔽誠而不妄則可弭亂而致治矣親君子遠小人則小往大來斥柔佞信鯁直則嘉猷日至剛不屈于物自强而不息則已可克而禮可復矣今既名之正特立獨行用力之秋也一日休復之功成充實光輝仰視俯察無所愧怍不負於此亭矣經雖愚尚能為君賦之

恒齋記

道有常體亦有常用體常則久而不變用常則雖變而久是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夫道常而已矣天地萬物皆一受其常而不變高者覆厚者載溶者流結者峙甲者拆而蕃鈎者達而茂爪利者搏齒壯者齧翼勁者飛足輕者躩有定理而有定氣有定形而有定用雖更相錯蹂而互為磨盪生榮死悴弱甏強食總總林林變動紛拂而各復其常常故久久故變而不變故天地雖崩震

而未嘗崩震也日月雖虧食而未嘗虧食也山川雖騫湧而未嘗騫湧也草木鳥獸雖萎殈而未嘗萎殈也風雖振而不終朝雨雖凌而不終日雖有於變卒不能變雖失其常卒復於常愈變而愈不變愈異而愈常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之人也備常理以成性萃常氣以成形官天地府萬物可變而失常乎有父子之親雖變而不可廢有上下之分雖變而不可踰有夫婦之别雖變而不可紊有交際之信雖變而不可棄有守身之節雖

變而不可失有處物之義與待物之敬雖變而不可悖顛沛造次之際分崩離析之時寵辱交亂之會正斯人用力之地也故浚井焚廪至於納大麓總百揆受堯之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為舜因夏臺征葛伯至于戰鳴條而有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為湯拘羑里勝崇侯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變而不變所以為文王被流言誅管蔡至於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變而不變所以為周公去魯斧衛削迹于宋畏于匡餓於陳蔡至於誅卯膰都

修經垂世變而不變所以為孔子彼雖大變而吾有常者存彼雖急遽横逆如決如驟蕩忽而至吾有久者存挺挺而不撓自強而不息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嗚呼叔世而下世道交喪孰知夫此哉任私而好異既不知夫常又不知夫變一慮未已萬慮憤興一欲未厭衆欲蝟起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與接為構日以心鬭搶壤突蕩為鬼為蜮變詐百出詭譎萬狀曾草木鳥獸之不若亂日益起天下日益病卒至於血肉訌潰

而莫之止極也悲夫昔者聖人懼天下後世之如是也於是命雷風之象曰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天下之變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風也剛柔皆應相與而得常者亦莫如雷風也變而不測乃道之用應而得常乃道之體聖經具載體用備存道妙昭著天地鬼神陰布明列不可誣也何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哉葢聖人没而天下無恒教異端起而天下無恒理王迹熄而天下無恒政風俗壞而天下無恒心井田廢而天下無恒產典籍滅

而天下無恒法庠序毀而天下無恒學四民易而天下無恒業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亦宜哉癸丑夏經入于燕瀲水王君良臣一見如故交軒豁開朗内外粹白自其總角已卓犖超軼登神童第再舉進士連與春官薦書方聳壑昂霄而汴已亡棲遲偃蹇靜以觀化名其齋曰恒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當周之世已云如是矧其下乎令君揭以為名其欲使天下恒心恒德復上世之治與道之常乎世人方

務於彼而君乃務於此是可尚已於是蔓衍其說而為之記

萬竹堂記

長清杜氏世蓺竹子孫因材而篤焉踣者植栽者培槁者沃遠以益茂初金盛時有堂曰萬竹蔽冒庭廡冠于汶篁當世碩士詠歌之富殆與竹等城復于隍俱用蕪滅善甫先生其仍孫也河南亡走于故居淚堂而悲焉曰時不與道命不與志此君又可無嗣乎乃刋落壓蔓

聽萬物之春一宅而寓於竹糞壁剷穢身自爬櫛握揮抉根翳青祝翠綰蟄元氣若保赤子蘖與志信萌與識達鯨牙犢角陰磔潛露戢戢歸歸奮絕地絡掀揭鰲甲神毛鬼鬚唇突振迅茁不可遏春雷一擊驚風一吹而巳數百竿矣歲一再期而復其初又再期而榮軼其初矣乃構乃堂乃壁乃茨述先志也其風停雨霽乾坤清夷視其初植也色旣蒼然而節則髙矣嶷嶷挺挺邁倫蓋世掃煙霞於八表之外棲飛鸞而食雛鳳有不與衆

竹等者則其王父之起家浚源張本高厥閈閎雖已仙去遺烈猶在也其中植也蕭然森然枝葉疏布璆琳蔥錯緑玉肥瑩劍拔戟列凛不可犯端慤貞固不跛不撓而鏘然有聲斐然有文猗猗簀簀郁乎高而沛乎下拱於前而控於後翕焉相扶瞠焉相輝則其先子之貴宗承家立庭垂訓指視此君而勿令翦拜者猶在也昔也枯荄腐跂破節蠹葉没于棘荊慘無生意蛇腹馬耳削裂殘缺淚之而弗斑倚之而弗蔭也今也煙梢彗雲露

葉滴月如玄如仍比次相望薈乎林而黝乎叢也則先生中興此君復萬竹之竟土而益拓大之者在焉樂哉先生詩秋酒春太古一天也偃息其下靜以觀化萬古一朝也不溺于世不滓于涅夷清惠和千古一符也夫達者必有所寓也我寓形于天地天地寓理于我我復寓心于物故康之鍛伯倫之酒奇章公之石今杜氏之竹委其天趣惟適而已迹雖不同千古一寓也嗚呼彼弊焉於世不能寓物及役于物汩聲色溺朝市飾壬佞

分趨走脅肩諂笑以役為樂者其視此則寘乎聲而濳乎味天淵海山未必不以為迂而誚之也安得君家𥙷如清風埽是而為之廓清也哉歲甲寅春經客于杞而先生至自汴為滄浪之歌歌萬竹以見示故引而伸之為之記杜氏子孫後來繼今登斯堂視斯竹誦斯文其敬而植之勿替

時中齋記

王子惇甫既考室名之時中經之入燕而請曰室雖鄙

而名之大君其辭而訓諸經曰之名也天之所以為天聖之所以為聖萬世之所以悠久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已焉者在可謂大也而經也何敢言也雖然聞之師曰古之人几杖盤盂鼎鍾敦鬲無不銘以戒居室之於彝器不既大矣乎敢援銘戒與善禱之例申而為之辭夫天地一時也邃古一中也聖人繼天立極建極垂世亦無外於此焉者一二奇耦數之明乎此也動靜消長理之明乎此也陰陽寒暑氣之明乎此也穉壯衰槁形

之明乎此也死生存亡變之明乎此也唯得乎此所以造物者振古而無弊也之人也數理氣變無不具性情形體無不備天地萬物之美奄而有焉無甚異而不可行者無太遠而難行者惟其學問之不力窮理之不盡故智不足知有其時而弗見所以不能中也血氣勝而欲肆中無主而揺其天其仁不足以守雖見其時而物有以移之所以不能中也信道不篤而剋其剛始勇而終懦勇則或過而懦則不及執則固而遲則撓是以時

不能應而中不能處天地之美不能具萬物交錯於前而莫適所定倀倀如偶人至其極則戕天地而禍萬物其流殃遺毒慘於後世有不可勝言者而實則甚易行也茍理明義精而智足以知天宇泰定而仁足以守制宰萬物而勇足以行事至而吾有以處物交而吾有以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以語則語可以默則默輕重並立而中持衡取與相奪而中見義變動相雜而中有定大變大故而吾裕如

也細節末故而吾肅如也始有意焉而終則忘焉無往而非時無處而非中也何難之有故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初不言時孟軻述仲尼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而復不言中蓋中則時矣而時則中矣隨時處中而道盡矣故子思子居其間合而言之曰君子而時中嗚呼上下數千載歷數聖賢互為發揮點執左契立教之意其深矣乎今既揭而名之矣其必有以充之吾子其識焉

乙卯春二月日陵川郝經記

陵川集卷二十五